



生活笔记

昨日重现

给中年妻子的礼物

文/薛兆平



七夕节这天,妻子说:“现在那些小年轻,可真会啊。我今天在同事小王的朋友圈里看到,她老公给她发了个7777!”

“嚯!这么多!”我心里莫名酸酸的。

“是啊。下面一大串评论呢。”妻子的眼神里也流露出一丝许艳美,但她很克制,随即便住了口,没再说下去。

我明白,她一定是知道,说多了会给我压力。毕竟如今我们的境况,已经不允许像那些小年轻一样自由和浪漫了。要我跟他们一样送她7777元或者什么,很不现实了。

其实,变着花样给妻子送礼物这事儿,咱也干过。什么520元,什么1314元,咱都发过,几百上千的衣服咱也买过,鲜花送过,手机给过,旅游去过,不过,那都是年轻的时候,现在想来,已是遥遥远哉。

如今,人到中年,那份浪漫便不知不觉褪色了不少,降温了不少。也并不是年龄使然,更多的,是归于无奈吧。

这两年,家中颇不宁静。祸不单行这个说法,以前我不信,现在信了。

先是妻子做了个手术,随后老父亲换了股骨头,紧接着丈母娘也出了车祸,总之最近几年事情一件接着一件,令人喘不过气来。

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到处都要花钱,可赚钱的门路又不好找,日子就越来越捉襟见肘。

更雪上加霜的是,妻子所在的单位不景气,这几年的工资开始变得断断续续,令人忧心忡忡。我们的日子,就更加艰难了起来。

入夏的时候,妻子买来两条轻薄肥大的裤子,穿起来问我好不好看。我一眼就看出,这是地摊便宜货,便问:“多少钱?”

她说:“二十。”

我半天没有说话,心头隐隐作痛。以前,妻子什么时候穿过二十块钱一条的裤子啊?最起码二三百一条的裤子是常态啊。如今,她已经很少逛街了,这次逛街,居然买回来两条二十的!

见我沒有说话,她催着问:“到底

好不好看?”

我说:“咱能不能……最起码……以后买二十五以上的!”

说完,我别过脸去,佯装到阳台浇花去了。

妻子在客厅对着镜子转来转去看了半天,说:“挺好啊。谁说便宜没好货?我看着挺好的!”

又过了半天,她对我说:“没事儿!等于勒叔叔回来就好了。”

我知道,这是我们家苦中作乐的说法。我们学过课文《我的叔叔于勒》,于是,也虚构了一个于勒叔叔,有时候也会说“等于勒叔叔回来就好了”。

我自然知道,于勒叔叔永远不会回来的。他更不会带着巨额财富和精美礼物来到我们家。我们的日子,还得靠我们自己。

中年人的礼物,还是要送的,只为了向妻子表达一份心意。我偶尔会得到仁瓜俩枣的稿酬,便变着花样地发红包给她。52.00元的有之,13.14元的有之,88.88元的有之,99.99元的也有之。

只是实物已经不多,比如买花什么的,她会真的心疼并且生气,这些变着花样的小红包她是喜欢的,毕竟,发来发去,都还在我们自己的兜里,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,这份真心实意。

其实,我送给中年妻子的礼物,还有一样,只是没有跟她说过而已。这几年我一改以往的慵懒,尽可能地陪同她一起健步走,一起慢跑,一起练八段锦,一起游山玩水,就是想要用一个越来越健康的身体,和越来越多的陪伴,作为礼物送给她,送给中年的彼此,乃至老年的彼此。

我想,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,这最长情的陪伴,才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吧。

记忆中的葡萄架

文/罗铁辉

虽已立秋,暑热的余温仍难免让人烦躁。我望向窗外婆娑摇曳的绿树,久远的记忆,氤氲出渐渐清晰的画面。

四十年前的老屋,屋后就是小城的护城河,夏日的蛙叫蝉鸣,是童年不变的旋律,常枕其声入眠。小院里的夏夜最惬意,院子里是满眼的翠绿,最惹人眼的是几棵葡萄老藤蜿蜒在架子上,正是应了那诗句:“一架藤荫覆小堂,风梳翠蔓落微凉”,这惬意的一景一物便是我童年的家。

晚霞的余晖渐渐隐退,暑气渐消,点燃的艾草升起袅袅轻烟,正是一家人其乐融融,围坐在葡萄架下的休闲时刻。

屋前左侧就是葡萄架,水井半掩在葡萄架下,一提一压铁手柄,清凉的井水就会有节奏地“哗哗”流出,顺着水沟流向掘开小口的菜畦,静静地浸满整块菜畦。用土封好小口,再掘开下一块菜畦的小口,井水便流向下一块菜畦,我和弟弟会轮换着压井水浇地,可是小孩子大多撑不了多久,就会被院子里的小生灵吸引。寻着蛐蛐有节律的叫声,到菜地边逮蛐蛐,也可能闻到黄瓜的清香,去摘根顶花带刺的黄瓜,浸到接满清冽井水的水桶里。

屋前右侧是一小片错落参差的花,深红、浅红、浅粉,在浓绿的闪着光亮的叶子衬托下,彰显出独特的鲜亮与娇艳。偶尔会有晚归的小蜜蜂,用毛茸茸的小爪扒拉蕊上的花粉,恋恋不舍。

越过花,前面便是满眼的葱绿,深深浅浅,整整齐齐,白菜、韭菜、生菜、黄瓜,还有挂满小灯笼的“冲天椒”,也有透着光亮的浑圆的西红柿。被水浇过的菜园,升腾起泥土伴着蔬菜特有的湿润气息,不急不躁,让人安心。

再远些,在菜畦间还有桃树、李树。累累硕果星星点点地掩映在枝头,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

全家人安坐在葡萄架下的凳子上,取出浸在水桶里的冰镇瓜果,犒劳一天的忙碌。咬开瓜果时脆生生的“咔嚓”声,鲜甜的汁水滑过嘴角,一种甜蜜的惬意感涌遍全身。

抬头仰望,一串串翡翠般的葡萄,从掌形的叶片中坠下来,串串晶莹,颗颗饱满,拼尽全力地生长着。

妈妈终于忙完活儿了,一边手织线衣,一边讲着让小孩子好奇的故事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,尤其是七月七鹊桥相会。白天很少看到喜鹊,据说他们都去给牛郎织女搭鹊桥了。七夕晚上,他们会在鹊桥上说悄悄话,人们坐在葡萄架下就会听到他们说话,所以七夕这天晚上,孩子们都会兴奋地在葡萄架下坐等奇迹发生。

仰望夜空,蔚蓝、纯净、浩渺,渐渐地看到几颗调皮的星星在眨着眼,月牙也慢慢现身了,星星的伙伴越来越多,热热闹闹地结伴而来,挤满了夜空,仿佛人潮涌动一般,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开来,“天河”出现了。

周围的蝉鸣稀疏,蛐蛐似乎也隐退了,微风吹来,婆婆的叶影摇曳,传来隐隐声响。

“妈妈,牛郎织女什么时候来?真能听到他们说话吗?”带着好奇,我们嘟囔着问。

一切都安静了,我们也沉沉地睡了,始终未能听到牛郎织女的悄悄话。

又是一年七夕,窗外闪烁的万家灯火,早已暗淡了万里星河,透过纱窗的清凉里,早已没有泥土青菜混合的味道,耳畔再无虫鸣鸟叫,唯有汽车疾驶而过的声响。记忆中的葡萄架,慢慢淡出童年,但在人间烟火中,它却是心中最柔软、最温馨的慰藉。它承载着纯粹的童真、家人的温情,成为漫长岁月里不变的温暖底色,如同清凉的琼浆,抚慰人心,温柔余生。